

社区升国旗

战军

每逢节日,在我们社区的小广场,总有一位花甲老人,拿着一面崭新的国旗,天刚蒙蒙亮就出来,将国旗挂在一根长长的绳子上,专等太阳升起的那一刻。国旗的旗杆被安置在一个象征凯旋的拱形门的顶尖处,从地面到旗杆底部有五六米,旗杆本身高度也有三米。

老人双眼目不转睛地紧盯太阳升起的地方,当第一缕阳光喷薄而出时,他立即打开录音机,国歌铿锵的旋律响起。当国歌的第一个音符奏出来时,他马上拉紧那根绳子,国旗升起,等国歌演奏完毕,国旗也升到旗杆的顶部。旗杆下,路过的居民都行注目礼,场面颇为庄重。

国旗迎着黎明的太阳招展着,在清风的吹拂下显得格外鲜艳,有一股昂扬的气势在飘荡。

我们社区升国旗,有悠久

的历史。1949年开国典礼那天,大海阳村的居民家家户户拿出自己不舍得用的红布,把自己绣的旗帜挂出来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彻夜响个不停。升国旗唱国歌这个传统,就这样在大海阳村保留下来,它成了一种无法取代的文化,逢年过节必定要升国旗、唱国歌、行注目礼。

为了让升国旗仪式更加隆重而热烈,社区一些能歌善舞的爱好者也踊跃参加,升国旗时,不再是播放国歌了,而是齐声高唱国歌,伴随着国歌声,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接下来,那些能歌善舞者就开始唱红歌,并伴随着歌声载歌载舞。当然了,诗朗诵也是必不可少的,朗诵队成员会把自己最新写的诗歌朗诵出来。此时,升国旗活动达到高潮。这个活动一直延续至今。

同时,为了营造一个美丽的环境,这位在园艺场退休的

升国旗的老人也是煞费苦心,决心把小广场打造出一片花海。他从网上淘来一些花草树木,有桃树、石榴树、白玉兰、红玉兰、紫荆、月季、牡丹、菊花等,渐渐地,小广场变得四季如春。春天来了红满园,夏天来了满园红,秋天来了姹紫嫣红,红成了这里最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国旗是鲜红的,怒放的花朵是火红火红的。走进社区第一眼就会看到火红的一片,那是居民种植的花盛开了,微风吹过,花香扑面而来,沁人肺腑。居民们都细心地呵护着花草,红花、绿叶、碧草构成了我们社区最美的风景线。

如今那位升国旗的老人年龄大了,但在他的影响下,社区很多人都加入了升国旗的行列。那位升国旗老人的儿子、孙子、孙女也成为其中一分子,他们高兴地接过了升国旗的光荣任务。

看一场露天电影

刘卿

小区的网格员在群里发消息:“文化进社区”放映活动今晚要在小区广场进行,欢迎广大业主去看露天电影。

一看到这个消息真是兴奋,小区组织的放映活动因为疫情一度暂停,终于在这个夏天又恢复了。简单吃了点晚饭就到了小区广场,业委会的几个人正在帮着放映员摆设备、挂银幕,三三两两的孩子在转着圈奔跑嬉戏,几位老人一边照看着孙子孙女,一边热络地聊天。“这大热天的,孩子就喜欢趴家里,不是打游戏就是要手机,幸好有电影,才叫出来的。”“可不,俺儿子也这样,回家就窝沙发上看手机,这回我硬是把他拽出来了。看看,还是外面凉快。”

天色渐暗,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,电影也上映了。先是放了段公益片,讲垃圾分类,又放了寓教于乐的儿童动画片,把一个个疯跑的孩子乖乖地聚拢在了银幕前,看着看着,时不时地发出甜美的笑声……

一对有着敏锐经商头脑的夫妇,一个卖爆米花、卖棉花糖,一个烤火腿肠、烤鹌鹑蛋,小小的摊位前,微信的收款提示音一声又一声。只要孩子高兴,谁还心疼这几个小钱?

我身边的一个大姐,一边看着,一边自来熟地跟我聊,“怎么有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?那时傍晚放学,饭也顾不上吃,就忙着去占地场,为了争块好地场,没少打打闹闹的。”“可不,我们小时候看场

电影就像过节,追着放映队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,看多少遍也不烦。”“哎呀,听你俩一说,还真是的,以前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的,看一场露天电影就是咱们最大的乐趣,电影都散了,还拔不动腿。”另一位大哥听我俩闲聊,也忍不住插嘴。我们这群中年人,都对露天电影有着深深的情结。

在习习晚风中,一群人就这样或席地而坐,或一个小马扎,或干脆站着,有滋有味地聊着天看着电影。

组织一场露天电影真好。不光小孩子放下了手机,得到了一次教育,更让一群中老年人重拾那份怀旧的情感,以至于刚看完这一场露天电影,又期待着下一场了。

也要种完菜之后。

节俭是我们的家风之一,非但我们一代,连下一代也受到影响,不乱花钱,给他们的零花钱都是存起来,个个跟小财迷似的。大姐虽然常对家人说,挣钱不就是花的,别那么抠抠搜搜的,现在日子过得好了,该放开些了,别显得小家子气,但她平时还是能不花的钱就不花。

有时我也反思,节俭这样的品质值得珍惜,但怎样节俭,也应该随着社会发展、时代进步与时俱进。

卞三与蛤蟆

林红宾

每次回到故乡,闲暇无事总愿与乡亲们拉呱儿,以听取村里一些趣闻轶事。有一次,有人说起了已过世的卞三,在场的人你拉一段,我来一段,骤来兴趣。

卞三老实巴交也很勤恳,唯一的毛病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。譬如赶集托人捎东西,事后他总想方设法打听到价格,如若不然,心里就觉得不敞亮。他媳妇长得挺受看的,他若发现哪个男人与他媳妇一起走道或是说话,便在附近佯装无事溜达,两眼却不定时地朝那儿瞧瞧。

最有趣的是卞三与小蛤蟆的故事。谁也不敢相信,那只小蛤蟆竟然断送了卞三的生命……

卞三在山里锄地,时值三伏,临近中午,烈日高悬,炎热难耐,渴得要死。卞三只好来到谷底,寻得一泉,赶忙趴下张口畅饮,突然,一只花肚皮黑脊梁的小蛤蟆从他嘴边游过,他喉结一动,觉得小蛤蟆被他咽下去了,当下觉得肚子难受,想吐吐不出,不吐又恶心。卞三回到家里感到愈发严重,只好来到医院,跟医生述说了经过。

医生听罢向他解释:“其实你喝下去的是蛤蟆的影子,即便是蛤蟆,也早就死了,对人体并无大碍,放心吧,绝对没事。”然而,卞三固持己见:“你说的不对,我向来不说一句假话,当时确实实实在喝下了一只蛤蟆!”医生安慰道:“我说得没错,你放心好了。”卞三辩驳:“我的病我知道。这只蛤蟆绝对没死,这不,还在肚子里蹦跹呢。”医生苦笑一笑:“这样吧,你先回去观察几天,倘若没出现别的症状,就不用回来了,不然的

东岸烟火

王德刚

早晨起来晚了,河东岸道路两边已满是赶早市的农家小贩。其实严格说,他们不算小贩,都是城市周围的农家人,瓜果梨桃、各类蔬菜都是房前屋后辟出来的空地里长出来的,水灵鲜嫩,价格也亲民,他们的脸上永远都是那种惬意和满足的表情,善良实诚。或许,只要有人喜欢自己的产品,他们就得到了认可,心里就有了些许的成就感,钱反倒成了次要的东西。

神态安逸,表情从容,这是我许久不曾邂逅的也是最向往的状态。

这是个小城,中间还有一条河,把原本就不大的城市分成了两半。我在河东一个农贸市场里寻觅了一块生存之地,打理着一个卖鱼的小生意,起早贪黑,风里雨里地忙碌,倒也习惯了那种繁琐和嘈杂。

同样是谋生,眼睛里的风景自然是跟我一样匆匆忙忙的群体。大家都要赚些辛苦钱养家糊口,彼此间似乎多了几分悲欢。

城市管理部门沿河开辟了一个临时小市场,供附近村民售卖自产瓜果梨桃和时令蔬菜,摊

话,你再回来找我。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,卞三只好回去。

翌日上午,卞三又来到医院,仍然找到那位医生,非要求给他动手术不可。没法子,那位医生与几个同事会诊了一下,大家一致认为,生命至上,治病救人,此乃医生的天职,对于卞三这种特殊病人,确有动手术的必要,便通知卞三立即做手术。卞三觉得自己可以起死回生,当下高兴得不得了。

一切准备就绪,医生便将卞三推进手术室给他打了麻药……

当卞三苏醒过来,医生把小蛤蟆递到他面前,和蔼地说:“看,给你取出来了。”卞三立刻有了精神,激动地说:“多亏你们,这只蛤蟆差点要了我的命啊!”

几天后,卞三康复如初,就出院了。

约莫过了一个月,为了报答医生的救命之恩,卞三备办了礼物,到医院看望医生。医生见他彻底好了,再加上彼此都混熟了,就将手术的真相告诉了他:“我们认为你这个人爱生疑心,动辄疑这疑那,倘若不治疗是有危险的,所以就来了个假戏真做,在动手术之前,特地从野外捉来一只小蛤蟆。其实我们并没有给你真正做手术,只是在你的肚皮轻轻划了几道小且很浅的口子,然后敷上了创可贴……”

谁知未等医生说完,卞三又捂着肚子有气无力地说:“完了,完了,这只小蛤蟆又在我肚子里蹦跹起来了,想不到你们医生也会糊弄人。”

卞三回家不久就死了。

位不收费,交易时间到7点以后就终止了。很喜欢城市管理单位的这个举措,既为进城卖菜的村民提供了便利,也为早上晨练或赶早市的市民搭建了一个很好的购物平台。经过这些年的磨合,管理者和经营者彼此都理解了对方,结局是皆大欢喜。

时光就在这种静谧中缓缓流淌着,日子平静中透着安详和惬意。

又看到了那个戴凉帽穿布鞋的乡下大哥,那个有着黝黑的皮肤、胡子拉碴的面孔,我不知道他来自哪个村子,只知道他卖菜是不带秤的,菜是洗好了的,透着水灵,择的也很干净,用草绳一把一把地捆着,论捆卖,一元一捆,除非万不得已才会借邻家的秤称重。

大哥永远是笑着的,实诚和善良写在脸上,每次打招呼都像是在跟自家的大哥交流。我的车筐里时不时会有他丢进去的菜,而他的电瓶车上,也会有我偷偷放下的鲜鱼。

你敬我一尺,我还你一丈。隔岸的烟火味道,是人间最美的风景。

节俭

陶宏

父母跟着我们住进了城里,节俭习惯也随身带来了。比如母亲,她珍惜东西,旧了也不舍得丢,旧衣服什么的都留着,日积月累几年下来,堆得满满的。整个家就跟旧货市场似的,那些新做的家具被淹没其中,也看不出新来了。

父亲则把洗衣服的水留下来,用来擦地、冲厕所。在干净整洁的家里,放着这样一桶桶有些浑浊的水,看着总是不大舒服。

对我来说,老人这样的节俭,有时候也是一种浪费。比

如我正坐在桌前批改作业,父亲让我留意着洗衣机,等洗完衣服把最后一遍漂洗的水接到桶里留着。于是有那么一阵子,我要不时竖起耳朵倾听洗衣机的声音,这样就不能集中精力做事。不是说时间是最宝贵的吗,这是不是因小失大呢?

姐姐对父母说,你们该去跳跳广场舞、散散步,心情好好的,身体好好的,比什么都强。不要非得天天忙活在空地里种的那点菜,咱不差那点菜。当然,父母不会听她的,或者只是表面上听,出去溜达